

夏真 著
中短篇小说集

鱼ye疯狂



作家出版社

●夏真 著

鱼也 疯狂

夏真中短篇小说选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鱼也疯狂/夏真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5. 12

(浙东作家文丛/李浙杭主编)

ISBN 7-5063-3596-4

I. 鱼... II. 夏... III. 中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6) 第010916号

浙东作家文丛(5册)

作 者: 夏 真

责任编辑: 张玉太

装帧设计: 李金村

版式设计: 李金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389299 (邮购部)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宁波精英制版彩印有限公司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281千字

印张: 11.5 插页: 2

印数: 1000

版次: 2005年12月第1版

印次: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063-3596-4

总定价: 125.00元 (全5册) 本册定价: 25.00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一个凡人的悲剧 /	1
风波 /	27
心狱 /	47
城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	80
首航 /	98
新车子，旧车子 /	130
第二档案 /	139
寂寞的孟浪 /	155
诱惑 /	192
夜之梦 /	201
虎猫 /	211
小站站长 /	218
大院里有座女儿楼 /	231
鱼也疯狂 /	300
后记 /	365

一个凡人的悲剧

三点声明。

声明之一：我要写的是我老爸的简历。

老爸已经作古。当我写这篇文章时，妈正在和我商量如何为他做三周年的大事。宁波人规矩很多，人死之后要做五七，然后百日，然后周年，然后……必须做过三周年，纪念活动才算告一段落。据说是死人从此再也不来麻烦活人了。三周年是很隆重的节日，老妈因此对我说，她要为老爸去七塔寺定一堂经，说是这样他在阴间就不会缺钱花了。老妈虽然与老爸一生公鸡百脚似的，恩恩怨怨要死要活没完没了一笔糊涂账，毕竟夫妻一场，老爸去世后倒也想得还算周到。

一堂经要好几千元钱，虽然明知这钱是拿去养活尼姑和尚的，我却不敢明目张胆反对。听说那边也是要不断行贿大官小吏的，只怕万一真的有天堂地狱，老爸岂不受苦受难？因此我小心翼翼来个折中，让妈降低点规格。

但愿爸在天之灵不怪我的小气。

声明之二：我不写他的名字。

老爸不是伟人也并非名人——虽然命运曾好几次安排他有成为伟人的机会，虽然他也雄心勃勃艰苦奋斗一辈子想成为伟人——

一因此我决定不写出他的名字。现代人的信息库里装着的人名大多以有用为原则。他的名字只对世上极少数的人有用，譬如说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我们在填着各种各样表格的时候会用到它，我们在每年一度的扫墓时也要用到它。除此之外没有多少人会对它有兴趣。它甚至与我的儿子无关，虽然这小子小时候常常骑在我父亲的肩头，一边叫着“糖外公”一边拉屎拉尿，但他不会想到要记住他的名字，不信你现在打个电话问问他。

这就是一个凡人的悲剧。这也说明了现在为什么有许多人拼命想在各种场合将自己的大名留下来，譬如说题词，譬如说出点钱写进什么世界名人大词典，或者在开会时抢在第一个发言让电视镜头晃一晃。

声明之三：我写的老爸可能会使你失望。作家们写父母亲的文章很多，他们笔下的父母亲或慈爱或纯朴或正直可靠勤劳勇敢，总之都让人肃然起敬。然而我怎么老觉得当我想起他时，没法用单纯的一句话或单纯的一种心情来概括。这就常常让我怀疑，究竟是我的运气不好，没有碰上一个可以大书特书的父亲，还是我自己出了毛病？也正因为如此我迟迟不敢落笔。我最后决定只写他的简历。人的一生说长则长说短也短，几个条目就全可概括，否则档案室怎么了得？

好，现在言归正传。

出生

写出生很落俗套，但又非写不可。据说人落在哪个方位将影响你的一辈子。中国人对此是很诚惶诚恐的，这可以在《易经》等等玄学里找到依据。即使是在国外它也挺被看好。且不提星相学，出国考察填的那张表里，老外也非得叫你写上个出生地不

可。想来也对，人不出生怎么会有后来的那么多的麻烦。

我们的老家在宁波镇海区一个叫王村的地方。但是住着的人都姓夏。造成这种张冠李戴的原因很简单，这里原来是王姓的地盘，只是后来渐渐衰亡，被我的老祖宗从很远的地方过来占领。为了防止有朝一日也像王姓一样被人侵占，于是在进村的主要路口栅门上贴上告示：

非夏姓不得居住。

此举可见我的祖宗非等闲之辈，我爸的基因也因此非同一般。

我小时候这木栅门还在，用十几根粗壮的圆木钉成，死气沉沉，其形状像《水浒传》里的寨门。我和我哥常常喜欢将整个身子吊在上面然后由大人轰轰地推着玩。可惜的是这扇带有明显封建意识的木门在大办钢铁时贡献掉了，否则一定成了文物。

我家就住在离大栅门十几步的一幢房子里。这说明我们家境不错。祖母嫁到这个小村后生过七胎，奇怪的是前六胎生一个死一个，生一个死一个。有的只活了一岁光景，有的只活了六天，我们那边叫“六日头”。邻里女人吵架，骂人骂得最凶的就是咒你以后只生“六日头”。

这样的婴孩死了是不准入土的，用蒲包包成粽子状，雇人扛出去，用稻草绳吊在村前河边大柳树的杈杈上。日子一长，风吹雨淋，绳子烂了，蒲包就落在河里浮浮沉沉。有时，孩子还没有断气蒲包就挂了出去，走在河边，还会听到里面传出来隐隐约约的哭声，让人汗毛都竖起来。这情景太令人恐惧，我至今还记得，傍晚是绝对不敢独自去河边玩的。

祖母生的第六胎在六天后又只剩下了一口气。于是有人出主意，说这一定是来讨债的小鬼，不给他点厉害看看下一胎还会来。祖父和几个堂伯兄弟商量了半天，扛回来一块大木板，背着

祖母将还有一丝游气的婴孩抱出来，放在木板上闭起眼挥起劈柴刀……

这次，祖父把这小讨债的分别包在两个蒲包里，偷偷扛出去，挂在一东一西两个树杈杈上。

也不知是不是这种阴阳法起了作用，第七胎居然真的成活了。这就是我的父亲。全家欢天喜地，都说靠了祖宗保佑。满月时热热闹闹办了好几桌酒，全村喝了个酩酊大醉。

我是在很迟才听说老爸这传奇式的出生的，当时很为他没有好好利用开发这一资源惋惜。我说：“哎呀老爸，你怎么不早说？包装一下，你说不定也成了气功师什么的赚大钱了。”

我妈听我这么说时用手肘狠狠地撞了我一下让我闭嘴。

后来才知道这是我们家的一个忌讳。

父亲出生后不久，一向壮健的祖父很突然地去世了。吃中饭时还好好的，傍晚收工回来就喊肚子痛，等不到天亮就断了气。乡下人不作兴看医生，至今不知是什么怪病。

办完丧事，悲痛欲绝的祖母请人替祖父算命。算命的号称“白头毛”，是这一带有名的高手，就好似有高级职称的专家，人家有了难解的事总是包上几个鸡蛋或者拎一篮子时鲜菜去专家门诊。那个头发白多黑少的瞎子掐了半天突然将桌子惊天动地一拍：碰到索命的了。

他一定与哪个阴人有过节。

一听这话，祖母的脸刷地变得煞白。她想到那个被腰斩了的小讨债。

——日后想来，这个屈死鬼光要了一条人命还不解恨，他还继续在我家作祟。

能力

能力很强。

男人都很想成就大事业是不是？这一真理我是先从我先生身上发现，然后在我那不安分的弟弟身上印证，最后再反过来认识老爸的。

但是大事业可并不是你想成就能成的，这里有意天。

世界上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能干但不肯干，一种是肯干但不能干。平心而论，我的父亲属于那种很能干且很肯干的人。

譬如说，他最大的官也就当到宁波市滨海区房管所所长，这所长相当于现在的正科级，连“官”也说不上，只能说是“吏”。像他那样有能力的人做这样的小吏，换个人说不定早就闹情绪或者下海了，可他却将这屁大的“吏”当得有滋有味有声有色。

六十年代的宁波城可没有今天那么漂亮。破破烂烂活像个叫化子。到处是危房，风一吹就成了多米诺骨牌，一倒一大批。因此每年八月台风过境时这座海滨城市就大难临头，市委、市政府紧急动员起来。

那可是老爸的人生最有价值的时候。到处都在呼喊着他的名字，到处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他会连日连夜不回家，忙得就像现在的那些总经理们。所不同的是他不是宾馆里而是在危房里，当然也没有小姐“三陪”着。

有一年台风来得特别大，又是风又是雨，三天三夜还不肯停息。几乎半个宁波城浸了水。我们家里也进了水，桌子椅子全浮起来了，鞋子箱子漂到大街上成了小船，蛇和老鼠爬了进来在床上和平共处，吓得弟妹吱呀乱叫。

妈率领着我和哥在家里抗洪救灾忙得四脚朝天，终于失去耐心，说：“去，把你爸叫回来，问问他，这个家他还要不要？”

我拿着令箭飞快跑去。

嘿，爸正双手叉腰，威风凛凛地站在屋顶上指挥危房加固呢。大雨哗哗地打在他的身上，他却连雨披都不披。一大帮子工人在他的号令下正忙得不亦乐乎，狠劲要将一根大大的木头顶进一幢已经歪斜了的房子里去。

“拉！拉！！再拉！！！再……你找死了你！”

这最后一句话是冲着我来的。当时我正跑进危险区里，一阵大风将瓦片稀里哗啦的吹下来。父亲一个大步，从屋顶迅速窜下，一巴掌将我推出老远。那瓦片就跟着砸在我的脚后跟，其中有一块碎片弹起来击中了父亲的额角。

“夏所长！血……”有人惊叫起来。父亲却只抬手抹了一把汗，看了看，然后朝着他们生气地大吼：

“叫什么叫？注意，拉紧绳子！”

那时还不叫信息时代，对宣传远没有今天重视。没有记者跑来作现场采访。现在记者倒是多了，也得先跟着领导。总之，新闻媒体没有一个字记载过这场壮举。只有我，把它写进了作文。那天我参加全市中学生作文比赛。题目是“记一个我所敬仰的人”我立即想起了站在屋顶上额角流着鲜血的老爸。

这篇文章居然得了奖。这是我这一辈子得到的第一个文学奖——假如我们将它称为纪实文学的话。第一个奖的灵感是老爸给的。于是我得意地拿回家给他看。

爸正站在长凳上，全神贯注挥着银头往墙上钉着什么。当我将作文塞给他时，他愣了一下，看看作文，看看我，又看看作文……那脸上的神情……我直到今天也找不到词来形容。

他大概忘了自己站在凳子上，突然，身子朝我移动了一下，

仿佛想跟我说句什么，结果哗啦一声，竟从上面摔了下来……

后来渐渐长大，才知道爸的一生应着宁波人的一句老话：做中意不如看中意。

有无历史问题

有。

我始终认为老爸不被“中意”就是因为历史有问题。

我这么表述肯定有问题了。若是老爸有灵，非从骨灰盒里爬出来和我打名誉官司不可。他从来不认为他的历史有问题，但人家始终认为他的历史有问题。历史是一个非常令人困惑的名词，因为我们能看到的都只是现实，也就是现象本身所在的某一时刻，譬如站在风雨交加的屋顶上的父亲。但是历史看到的还有现实背后一点一滴的线索，这些线索往往辗转曲折真假难分，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历史公案老是打个没完没了。许多时候就是这个东西在起着作用，它使我们常常对同一件事的价值评判南辕北辙。

好，我们还是回过头来简单地叙述我爸的历史。二十世纪40年代初，父亲就跟着共产党跑到四明山打游击去了。四明山就是围着我们整个宁波地区四周的山。我现在从写字桌抬起头来就能看到它，远方天边隐隐约约的一抹黛色就是。天晴时，能见度好，还能看到山峦起伏。

那时祖父已经去世了。祖父的去世似乎并未给家庭带来太多的动荡。祖母很能干，用今天的话来说是个女强人。她一手将父亲带大也把个产业弄得大大的。这从我老家的房子就可以看出来，屋里铺陈着的是一色的地板。这在当时可是个有钱的标志。那时人家嫁女儿先要问一声：是地板还是石板还是泥地？媒人若

是说泥地，保准没戏。

铺得起地板的人家往往将儿子送到上海学生意——这有点像目前有钱人送子女出国留学。这些人后来大多在上海生根开花了，所以有人开玩笑说上海人的祖宗是宁波人。

于是祖母也托了人。还择了动身的日子——这千辛万苦得来的独生子，她能不竭尽全力培养吗？不培养对得起死去的祖父吗？

但是老爸选择了另一条路。他们这一代人从小看了很多的《三国》《水浒》，所以都学梁山好汉跑到山上去。现在我儿子这一代看科幻小说，所以不想上山了，他们下海，他们崇拜比尔·盖茨。

老爸的领路人是他的小学老师。他的老师姓蒋，是四明山一带很有名的烈士，至今每年少先队员和领导们都要给他扫墓。这位蒋老师先是借许多革命书给他看，然后将许多抗日传单交给他发，然后就发展他入了党。所以说老爸的党龄很长，远比现在那些坐在主席台的人要长得多。这个全市最老党龄的老党员却是这些人中职位最低的人，我在上面已经说过，40多年的老党员当了个正科级，仿佛是个玩笑。

这玩笑开大了，对我父亲来说这是隐痛。套用一句流行歌词，这是他一辈子的心痛。三年前，他弥留之际，已不会说话了，但神志尚清，我问：爸，我给你写个讣告好吗？他闭着眼，吃力却又坚决地摇了摇头……

应该说，父亲这个地下党员做得很认真也很神圣。据我妈说，结婚第一夜，她蒙着个红头巾坐在新房里，都大半夜了，还不见新郎来揭，实在憋不住，自己悄悄抬起红头巾的两只角四处察看。结果吓一大跳，新郎一身油污，正在后面的暗房里紧张地用油印机印着什么。

她后来才知道他印的是传单。他的这个举动常常让我想起现在报上报道的先进事迹。

但是不管他如何投入，他都没能成气候。这是因为父亲所在的地下党组织出了事。这个区的地下党组织在一次开会时，不知怎的走漏了风声，突然来了许多国民党部队包围了开会地点。双方整整打了一夜，里面的人不肯投降。打到天亮，外面的人想了个绝办法：将柴禾堆满房子四周，浇上汽油放火烧……

大火烧红了半月天，还是没有人出来投降……直到房子全部烧成灰也没有一个人出来。

等国民党部队走了老百姓赶紧跑去，一看，十多个人都成了焦炭了。有的死在门边，有的趴在窗口，还有两个更惨，倒在水缸里，想来是被火赶急了跳进水去，没有想到水也慢慢烫起来，于是将人肉都泡熟了……

这就是浙东地区赫赫有名的张家桥惨案，写进了地方革命史的。

你一定猜出，我父亲没有参加那次聚会。要不，也轮不到我在这里饶舌。据他说，他那天多吃了点海鲜，临开会前拉开了肚子，这一拉就没完没了，没等他完事那边已经乒乒乓乓打开了。这太巧了。巧的像个蹩脚的小说情节。于是这次事件成了我父亲的一个人生转折点，他因此无数次地被审查：是不是你出卖了同志？想着确实可疑，其他的人都死了，怎么就你活着？

他无数次声明：我拉肚子。

但谁能证明呢？那时可不像现在，有个病历卡什么的。而且，即使有病历卡也说明不了什么，人家现在连哈佛剑桥的文凭都能假造了。

所有的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包括我们子女。所不同的是人家的怀疑是摆在外面的，我们家人的怀疑是放在心里的。我

爸是个聪明人，一定意识到这种微妙，所以他恨透了自己，他好几次恨恨地自言自语：怎么当初没一起烧死？当他这么发恨时，我们一家人还是保持沉默。这对我们是个困难的选择：我们当然宁愿他是个烈士，但如果他是个烈士这个世界就没有我们生存的权利。

不用多说，我想他的档案里一定有着那么一个问号。这个问号大大地压着，压死了他所有的梦想。尽管他后来又打过淮海战役，去过朝鲜战场，立过几次大功小功，腿里还留着一颗美国鬼子的子弹……

宗 教 信 仰

这还用说吗？我爸这个老共产党员信仰的当然是共产主义，而且，我要声明，不管遭受过多少猜疑委屈，他是个理想主义者。

譬如说，那一年，人家把他当作内定的不可靠分子下放回家，他却兴致勃勃，天真地认为光荣花在胸前一戴就真的光荣了。他在王村做的第一件事竟是硬拖着我去开垦沿河的一块晒场地。

这场地还是祖母留下来的。祖母是个务实的人，任什么事都做得十分到位。场地下层铺的都是瓦砾，上面再加泥夯过，结实得像足球场。

他却偏偏要将这好端端的晒场开成花园。

这工程太伟大了，坚硬的泥土弄得我俩手上尽是血泡进度却几乎无所进展。村人来来往往好奇地站着观察一阵子后一致认为我们是在发神经。妈天天唠叨，说工资都不发了还有这种玩心。爸却不理不睬，只是死死拖住我这惟一劳动力。

他说：“你别嫌石砾多，愚公移山嘛。下定决心，不怕牺牲……”

他说：“几个月后，花就会开出来了。各种各样的花都会有。想想，这花就是你亲手种出来的，是你的劳动果实，多开心。”

他又说：以后，夏天的晚上，我们拖一把藤椅放在河边，闻着花香，看着天上的星星，一边乘凉一边聊天，美死你。

他一往情深，一边做着苦力一边唱着“花篮的花儿香”，还将这尚在蓝图中的花园命名为“河边花园”。

那算是条什么河？窄窄的，浅浅的，似小蛇蜿蜒，水色混浊不清，一村人都在这里洗衣淘米倒马桶……对了，他那被腰斩了的小哥，当年也就是被挂在这条河对面的树杈上。

石砾终于清理完毕。花种下去了。

不久就被牛踩了。

再种。

被一批调皮蛋摘了。

再种……

记不清补种过几次，只记得弄得我怨声载道。他却软硬兼施，不许我当逃兵。

后来终于稀稀拉拉的有花存在。但那时积极性最高的老爸已经移情别恋，被调去邻村当支部书记了。没人有兴趣拉一把藤椅去河边傻坐。最后还是现实主义的老妈出来收拾残局，入乡随俗，种了黄瓜青豆，满满的一大片，倒是长得蓬蓬勃勃的。

几年前，我心血来潮，拉着弟弟又去了趟王村，那块地当然早已易主，边上矗立着一座新房，花园又被夯实，成了水泥地了。历史终于笑眯眯地走了一个圆圈。

有 何 特 长

我爸的特长是：爱好女人和被女人所爱。

这特长似乎有点不登大雅之堂对不对？其实男人应该爱好女人，男人更应该被女人所爱。套用一句老话：爱是正常的，不爱是不正常的。所以一些有权有钱有名的男人总要找个小蜜”什么的。不爱女人的男人及不被女人所爱的男人，或者是因为有更大的野心，或者是因为有毛病。

老爸没权没钱也没名，但我爸长得很英俊。这是他的资本。当年我谈对象，第一次带着我那位回家相亲，还在门口，他一瞥见我爸的侧影就将前去求婚的勇气摧毁殆尽。我只得拼命给他鼓劲打气：女人才讲长得漂亮不漂亮，男人要丑，越丑越有魅力…

我这是实话实说。不信你看当今走红的那些男演员，凌峰够丑的，陈佩斯的光头也难看的可以。我的那位比起他们来还算好得多了。

只是那个没良心的不知恩图报。日后登堂入室做了女婿，不止一次倾羡地对我说：你爸好精神呵！说着说着禁不住又瞅着我惋惜了一句，可惜你不像你爸！

老爸英俊，走在路上常会有女的回头多看几眼。这让他很得意。我是从他那里才知道男的也是很在乎回头率的，他常说，打淮海战役时，要拍纪实片，导演一来就盯住他了，同志们冲呀这个镜头拍的就是他。过去我以为他吹牛，后来看了纪实片才相信是真的。他长得有点像达式常。

所以老爸始终有女人爱他。这是爸一生最得意的也是妈妈一生最恼火的事。

第一个爱他的是南京军区医院的一个小护士。那时我爸刚从朝鲜战场受伤回国，住在那里养伤。当时正是魏巍的《谁是最可爱的人》走红的时候，几乎全国的女孩子都疯狂地爱上了志愿军，求爱信雪片似的飞去。这种状况前些年长江抗洪时又重演了一遍。

那个小护士就是那时候爱上了我爸。她明知我爸有我妈还有我和哥两个崽子，但她还是在每天殷勤地给爸换药送水的同时递上一份纯洁的爱情。

我想老爸的确是动心的，要不他不会在日记里写着他痛苦的思想斗争。知识分子的这种坏习惯真是害人不浅，且不说后来据此划过一大批右派，我妈定我爸风流罪的依据也是日记——她刚好前去部队探亲，不消说，东窗事发。

妈跑到医院的池塘边要寻死觅活。爸吓得魂飞魄散，追上来死死拉住她。

妈说：你别拉我，我死了正好成全你俩。

爸说：我是爱你的呀。

妈说：爱我的？好，真爱我，现在就跟我一起跳下去。

爸的泪落下来了：我跳。我不怕死。但是我们都死了，谁来养两个小孩子呀？

最后双方谈判达成协议：爸离开部队回老家工作。老爸第一场轰轰烈烈的婚外恋以彻底失败告终。

再说那个女孩。

据说那个女孩一辈子没有结婚。

我知道老爸始终没有忘记她。我谈恋爱时，老爸问：你找的那个是哪里人？

我回答：嘉兴。

他点了一支烟，抽了半晌，才没头没脑地说：她也是那个地